

骏马在奔驰

短篇小说集



目 录

芦荡新房.....拂 晓 杨闻宇 (1)

骏马在奔驰.....红 柳 (21)

贵 在 认 真.....周岷山 (39)

枫叶红似火晓 松 江 虹 (52)

芦 荡 新 房

拂 晓 杨 闻 宇

—

盖房的任务一下达，我的心劲可高啦！

执行军农任务四个月来，我们这个班，人
顺心齐，能冲能打，事事在前，农场首长多次
表扬，连我们的老房东——五保户田大爷也乐
呵呵的，捋着白胡子夸奖我们。入伍前，我在
建筑学校学过土木建筑，这次盖房，班长不
在，我这个副班长，重操旧业，手拿把掐，又
领上这么个生龙活虎的战斗集体，看来，一定
会搞出成绩。

我赶忙给爸爸写信，让他将那本《建筑学
原理》寄来，可爸爸不知是怎么想的，居然连
我在校实习时用的粗布手套也一起给捎来了。
他就没看手套已经破了，右拇指那儿烤火时
烧了核桃大的一个洞，我早就让它“退休”

了。

晚上，班里讨论盖房的事，建议、计划、措施，你一言，我一语，他一条，记都记不过来。会刚完，我就和李爱农兴冲冲地往连部走。一进门，只见指导员在灯下熟练地做针线活儿。

“你俩来是为盖房的事吧？”他放下活。

“指导员，我们班讨论得又热火，又认真。大伙说，咱们自己盖房自己住，意义可大哩！”

“指导员！”爱农对我笑了笑又说：“我们副班长为了盖房，让家里把他在学校用的《建筑学原理》都寄来了。”

指导员插了一句：“那个大本本是我前天从邮局给捎回来的，分量不轻啊！”

“他还设计了一张图，连需要的材料也都算好了。”

“好哇！你们的积极性很高呀！”

“休息时我画了张草图，你看看。”我说着就掏出图纸，“这是平面图，这是正面图，这是俯视图……这是要用的材料——木椽、水泥、石棉瓦……”

“噢！木椽、水泥、石棉瓦……”指导员捧起图纸端详起来。

“这材料是本着顶节俭的原则计算的，如果木头宽裕，那就更好。”我见指导员看得很认真，心里乐滋滋的。

“是啊！如果有这些材料，那敢情好。”指导员意味深长地说着，转了个身，推开了桌前的大窗户，眺望远处。

离我们暂住的村庄一里多路的地方，黄龙滩，是我军执行毛主席的光辉《五七指示》，经过排洪水，烧野蒲，搬石头，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开垦出来的万亩良田；近处，是正待开垦的水滩。月光下，水荡里白茫茫、雾腾腾的一片，茂密的芦苇蒲草，足有一人多高。

突然，指导员回过头，目光炯炯地盯住我，问道：“纪延风，你爸爸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，当年跟着毛主席在延安吃的什么，住的什么？”

“吃小米，住窑洞。”

“小米、窑洞从哪儿来？”

“自己动手搞的嘛！”

“对！自己动手！那时候，没有工具，就

自己制造；没有耕牛，就用人拉犁，硬是让穷山窝变成了米粮川……老一辈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，我们可要继承发扬啊！”他一边说，一边注视着墙上的毛主席语录：“**发扬革命传统，争取更大光荣**”几个大字。

我想起入伍时爸爸的叮嘱，陷入了沉思。

爱农说：“指导员，这儿是黄龙滩，挖一米多深就是水，怎么开窑洞呀？”

指导员耐心地说：“同志，我们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，保持艰苦奋斗的英雄本色，是阶级斗争的需要。我们搞营建就是为了培养同志们艰苦奋斗的作风。并不是一定要挖窑洞，才能将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学到手。”

“那盖房总得有条件呀！”

“没有条件，我们创造条件。”指导员说着，便把我俩拉到窗前，指着远处说：“这水滩上，可有的是蒲草、芦苇啊！”

我和爱农迟疑地对视一下，又将目光移向月光下的水荡……

“纪延风！”

一回头，指导员将一件东西塞给我，摊开

一看，正是爸爸寄来的那双手套，拇指上的洞补得结结实实。我的脸“刷”地红了。

这时我想起，星期天，在小柳河边洗衣服的情况，我提着这双手套对爱农说：“这家伙，早就落后于形势了！”就甩进了河里。当时，指导员和连长正在下游洗衣服呢。刚才我们进门，指导员缝补的，原来正是这个。

“延风，我们的老根儿扎在什么土里，可不能忘记呀！”我对自己说，直觉得脸上火辣辣的。

回到田大爷家，快半夜了，我心里象波涛一样翻腾着，一夜都没睡好。

二

一天下午，我们正七手八脚地帮田大爷扎扫把，指导员来了，一看田大爷，便说：“大伯，你总是闲不住！”

“哦，指导员，坐！”田大爷顺手拉过一个凳子又说：“眼下快收秋了，场上缺扫把，我抽空扎几把，算几把。”大爷又指着我们说：“这些小同志，净帮咱队上做好事，你

可得好好表扬表扬呀！”

“大爷，比起指导员，我们可差远了！”
我们几个齐声说。

大爷装了一锅烟，指导员顺手接过他扎了半截的扫把，熟练地扎起来。

“指导员，听说你们准备盖房子？”

“是啊，大伯，正想找你参谋参谋呢！”

“哈！啥地方用得上咱老汉，尽管言传。”

这时候，我发现指导员对着扫把在沉思，琢磨，先用两手紧紧地握住扫把折了折，然后又用膝盖顶住弯了弯，仔细打量起来。

“咋的？不结实？”大爷问道。

“结实，结实得很！”指导员又比划了比划，忽地站了起来。

看着这一切，我不由得脑子一转：哎呀，要能用芦苇，蒲草盖房，那可太好啦，嗯，把草扎成长把子，能不能当椽用？

爱农开了腔：“指导员，将蒲苇扎成扫把一样粗的长草把子，一个挨一个排列起来，不就是房顶吗？”

“两端怎么往墙上固定？”

“草把不是木头，中间要往下塌。”

战士们七嘴八舌地争执起来。

指导员转过脸问我：“小纪，你学过建筑，有办法能让草把塌不下来吗？”

在我脑际萦回了很久的延安窑洞又闪了出来：“能！将草把扎结实，一个靠一个，象桥洞一样拱起来，就塌不下来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指导员追问。

“这就和鸡蛋满把握在手里握不破是一个道理……”

指导员稍加思索，点了点头，又和战士们，还有田大爷，继续讨论起来。

第二天上午，指导员代表党支部在全连作了动员：“这次营建，为了发扬毛主席亲自培育的延安精神，继承我军的光荣传统，党支部决定自己动手，就地取材，用蒲苇盖成延安窑洞式的营房……”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。

先行试验的光荣任务，交给了我们班。

……

指导员和我们一起，打土墙，扎草把，在两堵墙上掏出两道小槽，将草把的两端嵌了进去。终于，我们的拱型窑洞试验成功了。当最后一个草把排上去的时候，大伙禁不住又蹦又

跳地欢呼起来，那个高兴劲呀，真没法形容。

晚上，我心窝里象灌了蜜，翻来复去睡不好……忽然，摄影师来了，我穿得齐齐整整，站在窑洞前，双手插腰，咧着大嘴；喀嚓一声，像照成了，摄影师骤然变成了指导员，他指着照片，厉声责问：“你这是什么架式！”吓得我扭头就跑……轰隆一声响雷，把我从梦中惊醒，我抹了一把汗，“啊！变天了！”我一翻身推开窗户——闪电象银色的鞭子，在空中乱舞，又一声猛雷滚过，狂风呼啸，大雨倾盆而下，门前的小杨树被压下去了，一会儿，它又挺起身来，拚命与风雨搏斗。

“哎呀！我们的房子。”

“走！去看看。”

我们高一脚低一脚地向工地跑去。

远处，一点灯火在风雨中闪耀着。

是谁？——我们拚命向灯光跑去。

“指导员！”风雨里，指导员提着马灯在房子周围走动，似乎没有听到我们的喊声。

一道电闪，呀！房子塌了！

泥水中，我们的房子胡乱躺在地上。唉！一场辛苦，一场空喜欢，全都完了！

“真糟糕！”是爱农的声音。

“就是草也得用木棍撑起来呀，就没听说过不用木头能盖房的。”

“依我看，还是向上级要些木料。”

“咳！咱是生产部队，说不定那一天就移防，干脆搭个棚子将就将就算了。”那个本来对盖房就有怀疑的战士低声说：

“这是什么话！”我气愤地顶了一句。

“怎么样，泄气啦？”指导员向我们走来并喊道：“来！——来嘛！”

我们立即迎了上去，到了指导员面前，他把马灯提高一些，坚定地说：“毛主席教导我们：‘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。在社会主义事业中，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，不付出极大努力，总是一帆风顺，容易得到成功，这种想法，只是幻想。’”

风雨里，马灯映得同志们脸上红膛膛的。

“同志们，你们看。”指导员从身后拉起一个草把，双手使劲一掰，草把散开了，接着又说：“不扎实的东西，经不起风雨呀！”

“指导员，为扎这草把，我们把吃奶的劲都鼓上了。”爱农说。“对啊！使了劲，还没

扎好，为什么呢？你们看，咱住的这个村里，田大伯扎的扫把那么均匀，咱们要向贫下中农请教啊！”

同志们静静地听着，一个个露出了笑影，我不由自主地攥紧了拳头。指导员又捻了捻灯头，灯更亮了。

.....

我们这个班呀，思想一通，步调就一致，干劲也就来了。人多智广，在实验的过程中，大家又出了个点子：

“咱们用一尺多长的小木楔将草把横穿起来，使房顶联成一个整体，不就更牢固吗？”

晚上，指导员开会去了，我请示连长，连长坚决支持。哪来的木楔呢？我左右想不出办法。爱农说：“咱上山砍。”我说：“不值得，试验阶段嘛，用不了多少，再说上一趟山得花多少时间，田大爷不在家，他后院劈柴有的是，咱先借用一点。他现在有事到西安去了，不等他回来我们就砍一担柴还给他。”

到了钉草把的那天下午，我和爱农就从田大爷院子里抬了一大捆劈柴，削成木楔，到了工地。当我们一人一把斧头钉得正来劲的当儿，

指导员担了一担毛竹、硬木大踏步地赶来了。好大的两捆呀！他衣服挂破了好几处，但他容光焕发，肩上的桑木扁担一闪一闪，吱扭吱扭，真象一个地道的庄稼汉！

“指导员，打哪儿来呀？”同志们跳下墙头，围住指导员。

“开会回来。不是要用木楔吗？我顺路上了一趟白云山，砍回来了！”他一扭头，见我们这儿有一大堆，就问：“这是哪儿来的？”

“田大爷家的。”我回答。

“啊？田大爷叫你们拿的？”

“田大爷到西安去四五天了，不在家。以后想办法……”

刹时，指导员收敛了笑容，严肃地说：

“不拿群众一针一线。你们的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学到哪里去了？马上送回去！一根也不能少。”

哎呀！我这个副班长，一时疏忽，怎么捅下这么个漏子！送木楔的路上，我越想越气，狠狠地在自己脑瓜上给了一拳。

晚点名时，指导员给我们讲话的声音很宏亮，他说：

“同志们！我们为什么要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，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维护革命群众的利益。离开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，就失去了艰苦奋斗的意义。”

指导员的话象阵阵春风吹进我的心坎，我心里豁然开朗了。

晚上，连长找我谈心来了。

“‘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，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；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，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。’我们人民军队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，就是为了保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。田大伯是五保户，你们入伍前，我就和指导员住进了这个村子。有个星期天，指导员一场病刚好，就领着几个老战士上白云山给田大伯打柴。半山上，不留神将脚刺破了。大家看他身子虚，又出了事，要分他的柴担，他死活不肯，就这，一步一步地往回挑，回到家，鲜血将鞋都湿透了……可你们图省事，求方便，竟然这样搞。……”听到这儿，我难过地低下了头。

躺在床上，我横竖睡不着——连长怎么也知道这事啦，说不定是指导员让他来的……。

多少个和指导员一起战斗的日日夜夜，象一幅幅鲜明的图画，浮现在我的眼前，……为了我们的成长，指导员花费了多少心血啊！

我的眼睛湿润了！

三

试验一成功，正式建房的战斗就打响了。

指导员领着我们，下芦荡，割蒲苇，在齐腰的深水里连续奋战。南风掠过芦荡，卷起滚滚的绿浪碧涛，浪涛里回荡着豪迈的歌声，风吹草低，不时现出同志们挥镰战斗的姿影。只割了三天，蒲苇就堆积如山，象大忙天压在公社麦场上的麦垛子一样。

可是，天气越来越不对劲，白云山上动不动闷雷滚滚，工地前的小河里常常有黄浊的泥水泛着泡沫湍急地流下来，雨季真要到了。运草可成了大难题。背吧，时间紧，人力有限；用生产队支援的三十多辆小平车运吧，就近的黑水沟过不去；绕弯路，既远，又难走，再给十天也运不完，如果来几场暴雨，割成的草冲不走也得沤烂，那时就只有望洋兴叹了。大伙纷纷

给指导员建议，要请示场部暂停生产，来十几台拖拉机支援支援。指导员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季节不饶人、生产不能停。我们要发动群众想办法，自力更生，解决困难。”

晚上，我们为运草的事正争执得面红耳赤，指导员寻访田大爷来了。他开门见山地说：

“大伯，我想跟你打听一下黑水沟……”

噢！怪不得前几天拉草时，指导员在黑水沟附近转来转去，原来他有新谋算——现在运草的弯路，来回近二十里，满路上还沟沟渠渠、拖泥带水的。黑水沟离我们不远，而且只有三十来丈宽，如果能从这儿过，啥问题都解决了。

田大爷掐了掐烟灰，滔滔不绝地说开了：

“这黑水沟呀，是黄龙河当年发洪时拉开的一道槽，有两丈多深哪！日久年深，积满了淤泥，上头苇子蔽日，不见阳光，表面看来有一层硬泥，下边可尽是稀糊糊的泥浆哇！人是没法走的。孩子们也不敢到哪儿去玩。”大爷抹了一把胡子，继续说，“多年了，我可是没见谁经过这儿。……不过，路是人走出来的。解放后，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，办了好多过

去想都想不到的事情。过这黑水沟又算得了啥？”

从大爷家出来，指导员问我：

“小纪，你说黑水沟能过吗？”

我呐呐地说：“咱先试探一下。”指导员点了点头。

第二天午饭后，天色暗了下来。西天的云壁上腾起一层黄雾，是狂风欲来的兆头；白云山那边的巨雷，更一声紧一声地翻过山来。

指导员递给我一根长竹竿，说：“带上镰刀绳子，跟我到黑水沟去。”

我感到能跟指导员去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，的确是一次锻炼的机会，但又担心不知能否成功。

我俩腰盘长绳，横插镰刀，一前一后地拨开芦苇前进。这里很少人来，密麻麻的芦杆又粗又硬，蜘蛛网不时粘在我俩的脸上。所谓黑水沟，尽是泥，只有小潭的黑水。枯败的苇子无人收，腐烂之后，散发着臭气。四周静悄悄，显得阴森森的，我心里有点发毛。

“指导员，没路了！”我停住了。

“走！路是人走出来的嘛！”